



觸摸殘缺 體會完整

只要有觀眾，盧浩天總不吝嗇他的舞蹈天分，隨時隨地便能跳起來。

「當一扇快樂的門閉上，另一扇門便打開；只是我們都太習慣看早已關閉的門，以致打開的門反而看不見。」看不見又聽不到的美國作家海倫凱勒如是說。

一連兩天與香港的展能（殘疾）藝術家接觸後，發現原來快樂之門，不需要用言語去描繪或說明。這班展能藝術家無論在台上台下，哈哈、咯咯、嘻嘻、哇哇等象聲詞便是他們共有的藝術語言。

撰文：sigi 攝影：譚志榮

他在燒烤場跳起舞來

盧浩天，16歲，患有唐氏綜合症（中度智障），最愛看流行歌手的演唱會DVD，他媽媽說他記性不好、語言表達能力不高，但看過一次的舞步就能摹倣，並在家中日跳夜跳。在短短一小時的訪問，正在學現代舞與爵士舞的浩天，為媽媽、學校老師、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講師 Mandy Petty 及筆者，獨舞了 Rain 的《Rainny Day》、張國榮的《Monica》、郭富城的《Para Para Sakura》與學校的體操舞。

香港展能藝術會社區中心那狹小的房間，剎那間變成了浩天的舞台。他一邊哼着不完整的歌詞，一邊跳出自由奔放的舞步，說他完全忘我亦不誇張。在浩天身上看不見肌肉張力較差、關節鬆弛、痴肥等一般唐氏綜合症常見的特徵，這或與浩天常常習舞有關。流了很多汗的浩天，要不是被我們喊停，或許就如他某次在燒烤場一個沒音樂的台上，徑自跳上一小時。

這次或者是筆者最不需要提問的訪問，浩天甚至不用解釋他的「概念」或「創意」，舞與舞者不用言語聯繫，以身體表現歡愉，已傳達出強烈的感染力。導師 Mandy 對浩天的評語是：「天生的舞台表演者，把個人特質表露無遺！」

長滿繭的手指頭

22歲的戎景豪，愛以結他自彈自唱 Beyond 的歌曲。輕度智障的他，曾於傷殘



盧浩天與 Mandy Petty 的表情，已說明一切。



"4D Space" 成員中，以黃偉強（左一）經驗最豐富，他既是展能藝術家，亦是默劇導師，他以誇張的表情「說」：「用手語教授基本上沒困難，因為聽障人士已習慣用肢體語言及表情溝通，我只要像饅頭仔般逐少逐少餵他們便可以了。」

奧運會上與歌手夏韶聲同台演出。他與浩天有兩點十分相似，一是訪問途中，講不夠兩句便忍不住自彈自唱起來；而同樣隨時百分百進入狀態的他，在我們攝影師的鏡頭下毫不怯場。

在他酷似黃家駒的聲線與情深的演繹外，我們看到的是他要用比其他人多不知多少倍的努力（亦包括學家與他齊齊練習和給予意見），才能把歌詞與曲譜都記好。

浩天的標準身形與景豪手指上因長期練習而得來的繭，說明殘疾藝術家與大眾認知的藝術家本質上沒有太大分別——同樣有比較有天分、比較努力、比較出色的殘疾藝術家，只是這些藝術家相對地較少途徑接觸觀眾。

成立於1986年的香港展能藝術會，是其中一個致力推動殘疾人士參與藝術的組織。浩天與景豪兩人就剛剛晉身了該會即將於8月下旬舉辦的首屆「藝無疆：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」決賽。

展能藝術不是次等藝術

很多人在親身接觸殘疾人士之前，或認為評審展能藝術家的藝術水平需要把要求降低，不如先看看這些參賽者：失明的八級鋼琴王子、聽障的年輕 hip-hop 組合、視障的80歲活力鼓手、唐氏粵劇團……

若他們看不見，便聽；若聽不見，便摸；若依然不知道，便笑。身體的限制，人人皆有，試想象你在完全黑暗的地方，你的聽力與嗅覺便相對變得敏銳；若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去開闢另一扇門，往往更專注，並且因為徹底的專注而顯得更美麗與更動人。誠如香港展能藝術會執行總監譚美卿所言：「展能藝術不是次等藝術。外國觀眾多能以平常心欣賞這類藝術，只會覺得碰巧由殘疾人士演出而已。然而，香港觀眾則多先把這類藝術標籤為『殘疾』藝術。」

非常特別的藝術

香港展能藝術會在1988年加入國際展能藝術會（Very Special Arts, 1974年由甘迺迪妹妹成立）的國際網絡，並實踐相同理念："The arts are for everyone. They help us develop whatever our abilities."（藝術同參與，傷健共展能）。

「每一個人都有 abilities 與 disabilities，每一個人皆有其特質。殘疾人士學習藝術的方法同一般人大致一樣，只不過導師教學時可能需要用一些特別的工具與方法，如聽障人士可能還有一點聽力，除了用手讓他們感覺音樂的拍子，以腳踏地製造震盪亦是一個可行的方法。而透過讓殘疾人士參與藝術，不單打開我們之間的溝通之門，互相了解，更能訓練敏感度。」譚美卿說。

她認為，「一人一故事劇場」或工作坊等形式，可以作為一種藝術治療（art therapy），處理情緒及行為問題，但即使不帶任何功利意圖去學習藝術，像浩天與景豪的例子，能掌握一種充分表達自己的情緒與壓力的途徑（一如每個都市人的需要），還是有療效的（therapeutic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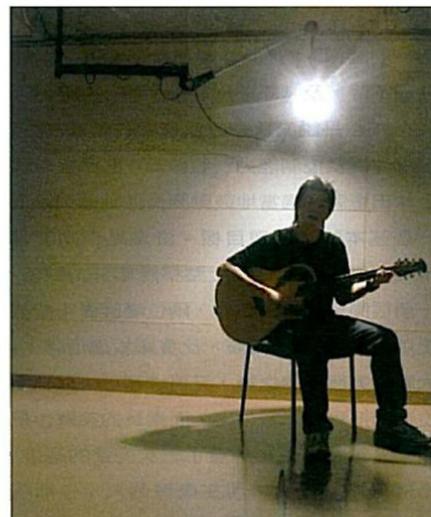
教育最高的成就是忍耐

藝術的療效在一些殘疾者藝術團體發揮得更明顯。在2007年9月成立的「唐氏粵劇團」內，導師與團員往往需要緊密合作，團員需要一定的耐力（許多唐氏患者難以專注），導師更需要有對人性的了解與充分的忍耐，兩者恰如一面鏡子。

每年香港約有八十名唐氏綜合症嬰兒出生，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形容他們「天性樂天、愛交朋友助人、友善、率真、有時會有點固執」。唐氏粵劇團的團員在每星期兩小時排練的表現，證實了以上描述。在粵劇名導師朱劍丹與吳少賢的指導與提示下，團員學習走位、舞扇、做手、唱腔等等，並將在「藝無疆」匯演以《帝女花》折子戲參



景豪就算再有音樂天分，還是多得家人的付出。幾年來支持景豪的，應該還有從不投訴的好鄰居。



鎂光燈下，景豪彈着與黃貫中同款的結他，清唱 Beyond 的《海闊天空》日文版，彷彿說着自己追尋理想的音樂故事。



譚美卿說，「藝無疆：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」主要提供一個平台，發掘具潛質者。首屆參加者共有60個組別（共300多人），反應熱烈，決賽者將於8月22及23日比拼。但她坦言，現時經費不足以支持他們的發展。



芬蘭公藝事劇團的《活着·舞吧！》（將於10月訪港），是健體人士與殘缺人士合作的舞蹈劇場，透過刻意的對比與自我批評，呈現人生活着的缺陷與欣喜。（相片由香港展能藝術會提供）。



採訪當日，團員浚浚因身體不適而鬧情緒，「唐氏粵劇團」導師之一朱劍丹（右）表示，處理這類情況，必須正面鼓勵，不能隨便責罵。



團員正用心綵排《帝女花·香天》，這場戲最難處理的是如何令男女主角演繹悲傷的情緒。

賽，而其中 11 歲的浚浚更會穿插其中大唱《胡不歸》及《鳳閣恩怨未了情》的選段。

朱劍丹說唐氏綜合症患者的語言能力、手腳伸展及控制能力一般較弱，必須在教導上作出遷就，適當地鼓勵團員並為他們定下一些基本的標準與目標。浚浚是少數能唱現場的團員，亦要用上整整兩年努力練習。一個很簡單的提腳動作，兩位導師便可能需要用盡方法：「佢咁衰，比隻腳板底佢睇！」大夥兒笑個不停之後，又再練習……只見兩位老師把耐性悉數付出，而團員的笑聲也更開懷。筆者和攝影師看了三次完整的綵排，仍然覺得很好看。而在場每個人（包括家長），都參與了藝術，藝術與生活的「界線」在此連出場的機曾也沒有。

「若他們對你有信心，會很願意接受你，認真學習並為你作出改變。」朱劍丹說。

無障礙藝術服務與場所

聯合國於 2006 年新通過的《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》中，確認了殘疾人士參與藝術文化活動及一展所長的權利，他們在社會上亦應可以無障礙模式取得文化資訊、欣賞電視節目、電影及戲劇等。但在香港實行這種無障礙模式，無論在硬件與軟件皆面對一眾資源分配問題。

首先，近日教育局將獲資助接受教育的智障學童年齡由 20 歲降至 18 歲，引起

社會極大反彈。試問一個連基本教育都不能提供給殘障人士的社會，還能投放多少資源去支援展能藝術家？

同樣有份參與「藝無疆」匯演的 "4D Space"，由 4 位聽障人士組成，他們將以默劇及精湛的形體動作，創作出別樹一幟的歌舞劇。以筆者訪問當天所見，雖然團員尚有聽力，但因發聲問題，一位協助溝通的導師或手語翻譯不可或缺。其實，劇場傳譯（Theatrical Interpreting，以表情、動作、手語等協助聽障人士理解劇場敘事），已在歐美成為新興的藝術服務；口述影像（Audio Description，以語言精細解釋劇場、電影等視覺藝術，讓視障人士明白節目內容）甚至已在歐美的電影或電視附設。然而，在這類無障礙服務與有關專業人士的培訓上，香港這國際都會明顯落後了很多年。

譚美卿又提醒，硬件如西九文化區的設備，到底如何回應國際趨勢，提供符合無障礙標準的設計和服務，是建築師與有關當局必須小心處理的問題。在英國，興建於 1871 年的皇家亞伯特演奏廳，近來便在舞台與服裝間增建了無障礙通道，讓輪椅使用者更方便踏足舞台。

最近，香港展能藝術會亦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內設立「共融藝術工房」，為不同能力的殘疾人士提供參與藝術的機會，讓為數不少的展能藝術家與「健體人士」分享

藝術。

展能藝術家不欠缺能力，他們只欠缺發揮平台。

後記：

兩天訪問中，聽得最多的是率真的笑聲，而家長與導師對展能藝術家的愛，在過程中無時無刻提醒走位、打拍子、幫助回答問題等，種種耐性在講求準確效率的香港教育制度中幾乎絕了迹。你可有聽過家長對正在練琴的小朋友說：「你隨便彈，不用考得 8 級也可以。」而筆者反而記得浩天堅定地對我說：「跳舞好緊要，大佬！跳舞好辛苦，但都要日日練。」

「教育最高的成就是忍耐。」海倫凱勒如此說。 ■

